

英汉语中“焦点/背景”设置对比反映的认知模式差异

张 丹

(湖南中医药大学 人文信息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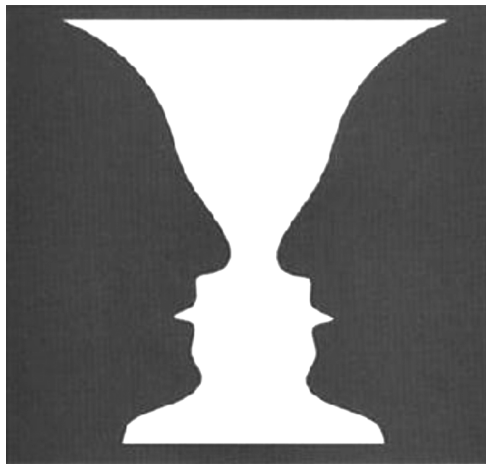
[摘 要] “焦点/背景”理论于上世纪60年代从心理学研究走向语言学研究的领域,并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论文以该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研究英汉语中“焦点”与“背景”的设置,得出英语人群的不同认知模式。英语中通常呈现焦点前置的原则,也就是“焦点→背景”的认知模式;对比之下,汉语则呈现焦点后置的原则,及“背景→焦点”的认知模式。

[关键词] 焦点; 背景; 认知模式; 焦点前置; 焦点后置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6-0117-04

一 “焦点”和“背景”

“脸与花瓶幻觉图”(face / vase illusion)是丹麦心理学家爱德加·鲁宾(Rubin)基于著名的二维雕像幻觉创作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副视觉幻象,观察图像时我们会发现,黑色背景上凸显出一只白色花瓶,白色背景上两边呈现的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脸部轮廓。鲁宾将这幅画送给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力普王子的银婚纪念日作礼物,女王的丈夫收到这份礼物非常高兴。



鲁宾早在1915年就提出了“焦点”和“背景”这对术语(figure / ground),这幅画也曾用来描述人类在视觉感知时焦点感知和背景的关系^[1]。鲁宾认为:“焦点”是一个格式塔,是突出的实体,是我们感知到的事物;“背景”则是尚未分化的、衬托焦点的

东西^[2]。

二 “焦点/背景”与认知语言学

“焦点/背景”理论除了针对视觉和听觉的研究外,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拓展,该理论逐渐进入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国内外认知语言学家开始着力研究语言构成上“焦点/背景”的设置模式,以及这种设置模式所反映的心理空间。

(一)“焦点/背景”进入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家Talmy最早将这一对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系统并加以应用。指出,焦点和背景是语言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基本认知概念,前者需要被定位(anchored),后者可以作为参照点(reference point)。为了和鲁宾的术语以示区别,Talmy将首字母大写,并在语言研究中重新定义。

The Figure is a moving or conceptually movable entity whose path, site, or orientation is conceived as a variable, the particular value of which is the relevant issue. The Ground is a reference entity, one that has a stationary setting relative to a reference frame,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igure's path, site, or orientation is characterizes^[3]。

焦点是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上可移动的实体,它的路径、位置或方向被认为是一个变量,相关的问题就是这个变量的具体的值。背景是一个参照实体,它有一个相对于参照框架静止的场景,焦点的位置、路径和方向可以通过这个参照框架来表述^[2]。

[收稿日期] 2012-06-16

[基金项目] 湖南中医药大学科学研究课题“古诗词英译中‘焦点/背景理论’的应用与意境烘托”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张丹(1980-),女,湖北黄石人,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信息管理学院讲师。

不仅国外语言学家越来越青睐该理论,近几年,国内也涌现一批语言学家,运用“焦点/背景”关系解释、分析句子结构,探讨各种语法范畴,例如杜鹃主要研究中动结构;谢艳红主要将“焦点/背景”用于歇后语的研究;张克定着重探讨存现句等等,可见“焦点/背景”理论在语言研究与各种语言现象联系丰富,并且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二)“焦点/背景”在语言中的设置与判断

Talmy 首先用“焦点/背景”关系来解释自然语言中最基本的关系设置——空间关系,包括方位关系和位移关系^[4]。语言中的焦点、背景与视觉和听觉中的焦点、背景不同,视觉或听觉中存在具体的实体,而在语言中只有方位或移动的事实。

- (1)The pen [F] lay on the table [G]. (方位关系)
- (2)The pen [F] fell off the table [G]. (位移关系)
- (3)Rocks [F] filled the box [G]. (方位关系)
- (4)The river [F] flowed alongside the mountain range [G]. (位移关系)

以上例子中,pen 和 table 之间的空间关系是通过 on 和 off 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空间介词的意义可以表达一定的“焦点/背景”关系。

当然,并非所有句子都是焦点前置的,要了解如何在语言设置中准确判断“焦点”和“背景”,我们需要某些界定性特征和联想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描写,如空间大小、动态性、依赖性、复杂性、熟悉度等^[5]。参看以下(表 1)

“焦点/背景”判断依据

特征	焦点	背景
界定性特征	空间(或时间)特征未知、不明确	可以看做参照点,用自己的已知特征表述焦点的未知特征
联想性特征	较易移动	位置相对固定
	较小 几个图形较简单	较大 几何图形较复杂
	新信息,不易预料	较熟悉,易于预料
	相关性较高	相关性较低
	不易立即感知	较易立即感知
	突显程度高 较依赖	突显程度低 较独立

- (5)I want a house [F] to be behind Susan [G]。
- (6)Find the bank [F] first, then you will find the clinic [G] across the street.

例句(5)中,直观判断“house”是焦点,然而不定冠词“a”提示读者,“Susan”才是具备已知特征、可以立即感知、且突显程度高的实体,由此推断,句子的实际使用语境应该是说话者先画好了“Susan”,并以其为焦点,在考虑适当的画面背景,“a house”实际上或许还处于说话者的构思中,未能成形表现出来。例句(6)中情况也类似,看似“bank”为焦点,而实际上,语言使用者在认知过程中能判断“the clinic”是语境中要寻找的焦点,而“bank”只是参照点。

- (7)John [F] is near Mary [G].
- (8)Mary [F] is near John [G].

例句(7)、(8)中缺乏特定语境,焦点和背景可以无条件互换,这种情况在语言现实中较为少见,可是即便如此,在语用学研究中两句也不等值,体现了认知主体对同一场景的不同认知:对场景的观察角度不同,说话者距两者远近不同,说话者对两者熟悉程度不同,说话者对两者亲密程度不同,等等……^[6]。

三 英汉语中“焦点/背景”设置对比

“焦点/背景”的设置句子中不仅仅可以表现空间关系,更能拓展到时间关系、因果关系及其他抽象的逻辑关系领域。在复句中,逻辑关系通常通过主句、从句的形式表达,只是在英汉语中主句、从句结构中反映出的“焦点/背景”设置模式不同。

(一)英语中“焦点/背景”设置

英语人群在认知的概念化过程中,从句中的事件往往是起因或前提,及参照点,所以从句对应的是背景,主句中事件往往是后发生的或结果,也就是说主句是焦点。参看以下例句:

- (9)The window was broken [F] after the wind blew on it [G].
- (9)*The wind blew on it before the window was broken.

例句(9)和(9)*在语义上一致,然而,(9)比较符合英语人群常规认知模式,既定的“焦点/背景”设置模式,即先发生的事件为背景,置于从句;后发生的结果事件为焦点,置于主句。

- (10)I dreamt [F] while I slept [G].
- (10)* I slept while I dreamt.

同理,尽管“while”表示在时间上的同时,然而“I slept”是“I dreamt”的前提条件,由此,条件为背景,居于从属位置;结果为焦点,居于主句。例句(10)*甚至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表达。

Tamly 还将一般情况下,时间事件复合句中的“焦点/背景”设置做了简要归纳,包括顺序原则、因果原则、包含原则、决定原则和替代原则^[7]。参看以下(表 2):

英语复合句“焦点/背景”设置			
	焦点(主句)	背景(从句)	例 句
顺序原则	后发生事件	先发生事件	The class began after the bell rang.
因果原则	结果事件	原因事件	She was awake when he came.
包含原则	时间范围小被包含事件	时间范围大具有包含性事件	He had two affairs while he was married.
决定原则	具有依赖性事件	决定性事件	I dreamt while I slept.
替代原则	不可预料,而发生的事件	可预料,而实际未发生的事件	He is playing rather than working.

英语中,如若违背了上述原则,那么,在表述时需要特殊标记,用于传达特殊的语用需要。

(二)汉语中“焦点/背景”设置及对比

汉语中关于“焦点/背景”理论的应用相对欠缺,可以借助以下例子分析对比英汉语的焦点、背景设置差异。

(11) A crimson blush (F) came over Juliet’s face, yet unseen by Romeo (G) by reason of the night, when she reflected upon the discovery which she had made, yet not meaning to make it, of her love to Romeo.

在重新梳理例句(11)的逻辑关系时,汉语人群发现遵循原有的结构和焦点、背景设置在汉语表达中是难以接受的,而会自觉地遵循从原因至结果的顺序,并找到几层因果关系:

Discovery of her love to Romeo → reflected upon the discovery → a crimson blush → reason of the night → unseen by Romeo

朱丽叶发现情不知何其,却已然爱上了罗密欧,暗想至此,不禁脸上浮起红晕(G),可夜色重重,罗密欧没有发现(F)。

(12) Knowledge, (F) 1) in any art or science, being always the fruit of observation, study, or practice, gives, 2) in proportion to its extend and usefulness, the possessor (G) a just claim to respect.

例句(12)呈现明显的物称主语和隔断式结构,主句部分,也就是英语中的焦点为“Knowledge gives the possessor a just claim to respect.”而背景部分是两个较大的隔断成分,隔断成分1)是对 Knowledge 的解释说明,2)做状语,说明动作产生的条件。在汉语结构中,只能将解释说明的部分作为背景,设置在前,主句作为结论,设置在后,成为焦点。

任何艺术或科学领域中,知识(G)总是观察、研究和实践的产物,人(F)根据所掌握知识的渊博程

度和有用性受到相应的尊重。

(13) My government confirmed this in its communication (F) of 12 May, 1971, in reply to the Secretary-General’s letter (G) of 25 January, 1971 asking all Governments for information on measures they taken to implement the Declaration.

例句(13)主句部分 my government’s communication 无疑是焦点,而后面关于 the Secretary-General’s letter 大量的链形后置修饰成分,成为背景部分,是英语中典型的焦点前置型句子。然而,句子中明显的时间提示是倒置的,不符合汉语人群的认知形式。

1971 年 1 月 25 日,秘书长来信(G),询问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履行宣言的情况,我国政府 1971 年 5 月 12 日回信(F)就此进行确认。

例句(14)呈现相同的时间线索,可见时间先后关系是汉语中确定顺序的关键因素。

(14) Engels spoke with the authority and confidence(F), born of forty years’ closest friendship and intellectual intimacy (G), during which he had grasped, as no other man had,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Marx’s teaching(G).

句中,“authority and confidence”是关于时间的结果,在英语句子中前置作为焦点,而关于时间和前提条件后置成为背景。这种设置明显有悖于汉语人群的认知习惯,汉语中,时间顺序和从条件到结论的逻辑秩序决定了句子的结构:forty years → closest friendship and intellectual intimacy → grasped the full significance → authority and confidence。

由于四十年来最亲密的友谊和思想的契合(G),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意义(G)比任何人都了解得透彻。他就是以这样的资格和信心(F)

说的。

以上论述和例举说明,在“焦点/背景”设置问题上,英语适应焦点→背景的认知模式,注重突出结果,而时间、条件或原因往往成为背景;汉语人群更加注重遵从时间顺序,从条件到结果,从原因到结果的逻辑顺序,遵从事物自然发展顺序。

四 结论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将“焦点/背景”理论应用到语言研究中,我们发现语言中焦点和背景的设置能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语言使用人群的认知模式。英语人群为例突显和强调后发生的事件、结果事件,将之设置为焦点,且通常为主句;而先发生的条件或原因则被是为次要信息,置于从属地位,成为背景。由此英语中通常呈现焦点前置的原则,也就是“焦点→背景”的认知模式^[8]。对比之下,汉语人群更加注重遵从事物自然发展顺序,遵从时间顺序,以及严格地从条件到结果,从原因到结果的逻辑顺序,先发生的事件、原因或条件事件在前,作为铺垫,成为背景;而最终的结果事件往往设置于句末,才是焦点。由此汉语则呈现焦点后置的原则,及“背景→焦点”的认知模式。

[参考文献]

- [1] Rubin, Edger. Figure and ground[M]//In David Beardslee and Micheal Wertheimer (eds.). Reading in Perception. Princeton, 1958.
- [2] 转引自李福印. 认知语言学概论[M]. 北京: 中国大学出版社, 2008: 307.
- [3]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312.
- [4]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5] 胡艳彬. 焦点-背景理论与文学作品空白艺术[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1(26): 219.
- [6] 许维婷. 论焦点-背景理论解释语言认知空间关系的优势和不足[J].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4): 96-99.
- [7] 王冰莹, 吕娜. 从图形—背景理论看英语倒装句的焦点凸显功能[J]. 长春大学学报, 2005(1): 69-72.
- [8] 朱卫志. 图形—背景理论与中国经典诗歌的意境焦点域[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0(1): 48-51.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Modes from the Patterns of Figure and Groun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ZHANG Dan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Figure” and “Ground” turned from psychology into linguistics in 60’s of the last century, making much significance in language study. On the basis of “Figure / Ground” theory, this comparative study is being mad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o find out some difference in our cognitive modes. It can be illustrated that, through study, English presents the principle of fore Figure, reflecting the “Figure to Ground” mode in cognition, while Chinese presents the principle of post Figure, reflecting the opposite cognitive mode, that is, “Ground to Figure”.

Key words: figure; ground; cognitive mode; fore figure; post figure